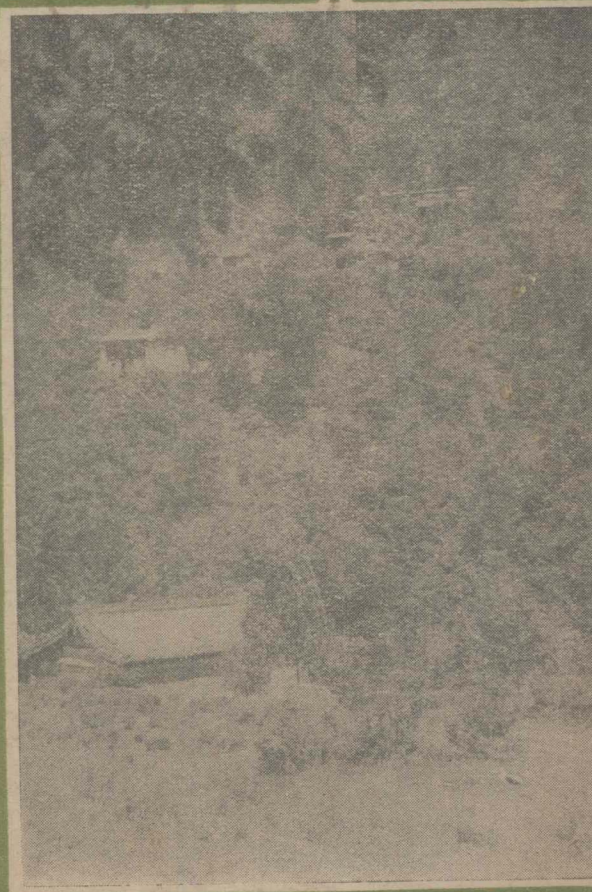


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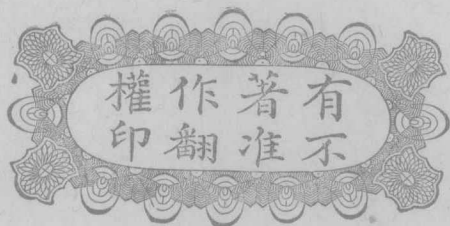
龍

山



華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發行
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

興 龍 山 (全一冊)

◎ 定價 國幣 三元
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

者

洪 文

震 英

瀚

發

行

人

李

虞

杰
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

刷

者

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

行

處

各埠中華書局

自序

近年來到西北的人們，幾乎沒有不知道興龍山的，甚至有些人來到西北，以得一游興龍山，並瞻謁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遺像與靈櫬爲榮。

但，一些人千辛萬苦的爬上興龍山，在太白泉喝杯山茶，進些餐點後，又匆匆地走了！因此，在他們腦海中留下的，終難免是些模糊的影子。

興龍山的景色，固然是非常美麗動人，但她沒有棲雲山的幽深，未能引人入神妙化。可惜多少人跑到那邊去，竟失之交臂！

一些有心人，雖則也想盡情瀏覽這山川勝蹟，想從這勝蹟中，留下一篇互照古今的詩篇。然而，幾千年來，竟沒有出現一部山志，一冊導游，以供人們的參考，這是我們辜負了名山？還是名山辜負了我們呢？

一年，十年，百年，千年，……韜晦窮鄉的名山，似乎已不甘再長此寂無聲息下去。山靈讓我們在這邊盤桓一個長遠的時期，似是暗示我們多盡些報導的責任。我們既曾朝夕漫步其中，歌樂其中，熟悉山內的景物與掌故，又焉敢自私，不盡些嚮導的責任呢。

但，我們均從事於工程事業，文學方面，素鮮修養，相信很難達到這種目的。不過，我們所描寫的幾篇東西，却都是事實。至於文筆欠順的地方，只好請求讀者多多原諒！

洪文瀚
任震英 謹識

三四·二·二七·於蘭州

興龍山 目次

翠環雲繞的西北勝地	一
興龍山謁陵記	三一
棲雲山的旖旎風光	四八
瀚海中的島居	七四
偉大的成吉思汗	八一
一幅理想中的樂園圖案畫	九〇
如是我觀的「知者樂水」	一〇三

興龍山

翠環雲繞的西北勝地

洪文瀚

一 途中的風光

我生性好遊，在這西瓜、醉瓜快上市的時光，又悄悄地離開那煩囂而枯索的城市，來到棲雲山小居。

從蘭州來此，計程一百零五華里，有一條碎石鋪築的公路，可以直達。所以，每逢星期佳日，常有一些遊覽專車，開到這空谷含芳、翠環雲繞的山上來。

我來這裏，坐的是馬車。那是西北的一種新興交通工具。車輪是時髦的汽車輪胎，車篷則是古裝的流線型。車前沒有門，車廂的兩旁和後面，也沒有窗。裏面鋪的，既不是彈簧的沙發，也不是一包草墊，天曉得！那僅是幾塊平鋪的硬木板。坐車的人，經常是盤膝而坐。生長在南國的人，坐這時髦馬車，也真夠活受罪！

然而，甘肅人對待他的親友，却是恭而敬之的，請他們盤起腿來，蜷伏到車廂裏，自己則坐在可用兩腳垂下，較為舒暢的車頭上。這種情形，彷彿坐小汽車，要在後面，較為尊貴

一樣。但我從前在華南各省，坐小汽車，出去各路視察時，偏喜和司機坐在一起，以免顛簸之苦。這次，搭乘西北的時髦馬車，當然也不想例外。

但同行的一位「老西」，和一位回榆中去的公務員，都不願享受那種尊嚴。你推我讓，說是腿酸和不習慣。但車前只能平坐兩個人，總得有一個人去受罪。我看看時間已不早，這樣耽擱下去，終非妙計。我就囑咐車夫，將鋪蓋放平，一躍而上，索性在裏面躺下來。

車子沿着爛泥飛濺的中正路和益民路滾去，不久，就出東關。眼前展開一片碧綠的農田。一條雄偉、富於生命之力的黃河，挾着黃澄澄的水流，蜿蜒在翡翠色般的田野間。潺潺的水聲，無際的麥浪，嚶嚶的鳥語，在大自然的懷抱中，交織成一幅美麗而含有詩意的畫圖。新沐的原野，在微風送爽中，顯得格外的新豔、嫵媚。一匹雄壯的駿馬，在這可愛的原野上，曳車前進，連灰塵也沒有，令人感到旅途的安適！

前行復前行，秦蒙恬所築的萬里長城，像一道土堤般，從公路旁邊，綿亙到無盡藏的原野。它經數千年來的無情風雨剝蝕，已沒有當年的雄偉。雉堞已失，烽火台已倒，昔日價值，已付給那悠悠東逝的流水。滄海桑田，令人不勝今昔之感！

在西北的旅途中，甚難覓到可口的東西果腹。這次，因臨行匆匆，又沒有預備一些餐點。故只好在途中購買幾只雞蛋，和一塊油餅，聊以充饑。

攀過幾座小山，越過幾條澗水，車子已把我們送進另一個可愛的平原。這時，濛濛細雨，忽從灰黯的雲層中，朝着車前飄來。我躺在車廂裏，感到一陣深秋般的涼意。坐在車前的人，更是在縮瑟作態了。

雨水淋溼了馬的身，晶瑩的水珠，一滴一滴的，從牠身上，滾到泥土中。牠彷彿感到雨水淋溼的難受，牠嘆嘆氣，搖搖頭，無數的水滴，向着四方八面飛去。斜風飄過來的雨點，已打在車前人的身上。這時，蒙他們頻頻顧盼，不知是在羨慕我的寶座？還是在想分沾一點享受？

風，是呼呼地的吹着，天邊的殘雲，已被吹散。遠近的景色，均清晰地重現到眼簾，而且，均蒼翠得更加可愛！

到麻家祠後，車子就向着前面招展的陡坡爬去。到了坡頂，突由那路旁僅有二戶人家的石頭溝西拐，沿着舊日通往棲雲山的公路上滾去。那邊也是一個陡坡，而且陡得很厲害，彷彿將向雲層爬過去。那頭駿馬，走在這無盡頭的高坡上，已不勝艱辛似的在氣喘；如再延續下去，牠或許要躺到地上，歇息一會呢！幸不久已爬過高岡，向懸陡的山坡滑去。這時，車夫覺得情形很嚴重，忙抓着車旁的粗壯麻繩，運用他的伎倆，減低車行的速度。

下了這令人心驚胆戰的危崖高坡，車子又把我們帶進另一大平原。那景色的清幽、秀

麗，是令人意想不到的。一條蜿蜒如帶的車路，隱在麥田裏，令人辨不清它的去向。我們在這麥浪滔滔的田野，東轉西抹，走了二十餘里，忽在路旁亂塚上，發現許多幼年林。林中有石碑一方，寫着「榆中青年林」字樣。繼續前進，則是連綿不絕的菓園、菜圃和星羅棋佈的農舍。我知道已快到縣城。但，城廓却隱藏在綠蔭叢中，直到跟前，才見到她嫺靜而嫵媚的情影。

榆中，舊稱金縣，是一座很小的城。所以，城內外，都沒有高樓大廈的旅館，佈置清潔的客棧。其唯一招待過往行旅的，就是西北各省最普遍的單人小店。裏面，除一二個煨着馬糞的土炕外，棉被、桌、几，均空無所有。這些小店，向不懸掛那迎風招展的市招，和金碧輝煌的橫匾。有時，僅吊上一塊寫着「張家小店」或「王家單人小店」的小木牌；亦有用一面藍布三角旗子，貼上幾個用紅色寫着的某某小店字樣，掛在屋檐下。初次走進一個西北城鎮的人，是很不容易找到的。我一到南關外，就問車夫，那裏有乾淨些的小店？他說：城裏有一家。同伴各自在他的目的地下車後，車夫才送我進城去。

二 榆中的魔障

天空飄着寒風細雨，市街顯出異樣的沈寂。坐在矮小而冷靜鋪子裏的小伙計，以奇異的

眼光，凝視這陌生的過客。當車子停在一間小店門口後，我跳下車，忙叫掌櫃，找房間。他說：客已滿了。

在他那間污穢的房子裏，土炕的面積，佔去一大半，上面坐着幾個人。我對掌櫃說：只是住一晚，請找塊門板，鋪在這空閑地方，就行，這於你并不妨礙。蒙他首肯後，才提起我的鋪蓋，暫時放到他自己的房間裏。

雨天，感到無聊，我走到那幾個人佔滿了的土炕邊去談天。他們見我來時，均謙和地，請我坐上炕去。我用手一摸，炕上的毛氈，熱烘烘的，有點燙手！我說坐不慣，他們才讓我坐到炕緣上。隨後，他們問起一些南國的生活，我就先從飲食、住居方面，對他們講。他們聽起來，像聽故事般的，感到非常有趣！

披着黑紗的夜神，悄悄地光臨這人間，使大地進入幽暗而神祕的世界。浙瀝的雨點，打在簷前的石塔上，像秋蟬般的鳴唱着。

掌櫃的進到屋子裏來，只是一個懂懂的黑影。當他在屋角落裏的木架上，燃起一盞半明半滅，像鬼火般的清油燈時，客地的寂寞，竟隨黑夜的來臨，佔有我整個的心靈。

不久，店掌櫃又用一個長盤，端進一碗白水麵條，幾碟調味，和一碗醋，請我用晚餐。我做效甘肅人的食麵方法，在麵碗中，放上一些鹽，倒上一些醋，調上一點辣椒，向嘴巴裏

塞進去。但吃這硬麵條，總令我傷腦筋；我的胃納，彷彿也將縮小了。後來，特囑咐他，煮一碗爛的。當時，因饑腸轆轤的關係，也就勉強嚥下一碗半。

洗過臉，催促店掌櫃鋪床板。他說，已另外找好了一個地方。我問他炕是熱的，還是涼的？答是涼的。我就跟他走出這光芒黯澹的屋子了。

那間房子，窄狹得很，土炕的面積，又佔了三分之二。樑上掛着的幾株小米穗實，和一些包穀，已滿積烏黑的灰塵。我進去後，忽有一個蠕動的東西，從土炕的洞門裏，鑽了出來，撞在我的小腿上。我嚇了一驚，當是什麼妖怪；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條小豬呢。

在那門角落裏，還放着一個木鞍，一把切刀，和幾件農具。這顯然是他臨時騰出來的下房。我問他有蟲子沒有？答說挺乾淨，沒有一個咬人的東西，炕上鋪的，還是一條新氈呢！我把鋪蓋攤開，爬上那積着一層浮土的炕上後，炕門裏，忽噴出觸鼻的濃烟，頓時迷漫了全室，令我喘不過氣來。這如果是在入眠以後，豈不把我窒息！

我匆忙地，從炕上爬下來，跑出門去，問掌櫃是否煨過炕？他答沒有。我問為什麼有烟？答是隔牆給老鼠鑽了一個洞，從那邊冒過來的，停一刻就沒有。我聽了這番理論後，又關門上炕去。但入睡後，濃烟還是外冒，且帶令人頭昏的穢臭。我對他剛才所說的話，不覺置疑起來。於是，又爬下炕去，從門角落裏，取了一根木桿，把炕洞裏的馬糞，都扒了出

來。結果，仍是沒有用處。我只好又把店掌櫃叫來，令他把炕口塞住。但找不到石塊，他只好把原來的馬糞塞進去，再加上一些麥草，堵住炕門。這才使我重行上炕，尋覓當夜的美夢。

猛烈的雨聲，擾人的蚤、蟲，時時把我從怪誕而苦痛的惡夢中驚醒。糟！怎麼房子裏也下雨了！我睜開眼，電在閃，雷在鳴，窗櫺上却是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。恨睡前沒有備根洋火，只得胡亂地，用手摸索，竟發覺炕緣，和腳邊的被褥上，已有了積水；垂掛於樑上的水珠，且還是不時的光顧，我一時想不出良好的方法，只好把身子移向炕後去。

當魚肚色的光芒，映射到炕前的窗櫺上時，我已醒轉過來。起炕後，天空還是陰沈沈的，灑着絲絲細雨。我擔憂着還須受魔鬼的試探，把我再留宿一宵呢！

三 柔情的回憶

行雲匆忙地，掠過這憂鬱的原野，陰霾的天空，也隨轉爲明朗、舒暢。當一輪紅日，湧現於東天，以熱烈的情懷，狂吻着新沐的原野時，我抱着一顆愉快的心情，踏着輕快的步伐，雇名腳夫，走向那蓊鬱的棲雲山中去。

從冷清清的街上，出了北門，就沿西城根走去。西城門，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塊填塞着。

我問腳夫是什麼緣故？他說：今年四月裏，土匪來攻城，城裏的兵丁，因不敷分配，就把它堵塞了。

在數年以前，還封閉了一座東門。據說：當時城裏常鬧火災，雖曾幾度向火神菩薩打醮、還愿，但還是沒有用。後來，有位相地的先生，說是東方煞氣太重，不宜開門，地方上的人士，聽了這句話，均覺得很對，就把它封閉了。從此，城裏面就不再鬧火災。

我由西郊走去，見那新沐的原野，蒼翠得格外可愛！一條蜿蜒曲折的山溪，在幾度暴風雨後，還是那樣的清澈、晶瑩，奏着雄壯的生命音響。今日，在這原野上，有着起伏的麥浪，蒙茸的牧草，含芳的野花，……毋寧說，是那潺潺流水的賜予。

從縣城到棲雲山，雖有一條鋪着碎石的公路，可以直達。但腳夫却引我從一條僻靜的小徑走去。時而步行田塍，時而躍過溝澗。這一山，一水，一草，一木，莫不使我流連，勾起童年的回憶。

一羣羣的綿羊、獐狍，在草原上嬉戲；三五牧童，躺在河邊柳蔭下，吹着牧笛，唱着山歌。那歌聲，是格外的清脆、悠揚。當這餘音，依稀地繚繞到耳邊時，我想起一些龍巖姑娘來了！我記得，深深地記得：她們每次見到我時，總以她婉轉的歌喉，唱出盪人心魂的讚美山歌。她們對我，是多麼的柔情、愛慕。我還記得：每當西天吐出紅霞，鼓舞着大地上的

生物，浴在醇厚而濃郁的愛河裏時，那些嬌憨的姑娘，也就成羣結伴的，來到我的礪樓前，爭拉我的手，走向碧水長流的溪畔，雜樹生花的林間，濃情蜜語，競獻殷勤。她們的天真、活潑、美麗、溫柔，雖相隔十年了，還是深深地，烙印在我的腦海中。而今，獨自走向山中去，未免感到寂寞、淒涼！我彳亍在途中，懷念着她們，祝福着她們。

雄偉而幽邃的名山，迎面矗立，壯麗的道觀，也從林蔭深處，湧現到眼簾。這時，沉重而悵悵的心情，已轉爲輕鬆。從那潮濕的小徑走去，不覺已到達棲雲山中的預定處所了。

四 通天的石柱

棲雲、興龍兩山對峙着；一條小河，成了這兩山的鴻溝。兩山的親愛提攜，是靠那臥虹似的一座吊橋。橋名以棲雲、興龍兩山的末尾一字，相綴而成，曰雲龍，頗饒詩意。在雲龍橋西，有一道石砌的長堤，旁植白楊，高拂雲天，我無以名之，就呼爲白楊堤。

河東，是一個廣場。場週，有瀟瀟的白楊，嫵娜的垂柳，杏黃的酸棗，聖潔的珍珠梅，蒼翠的雲杉，以及數不清的奇花、異卉。在場子裏，護陵憲兵隊，曾安設籃球架。每在夕陽西下，山風送爽的時光，我曾好幾度參加他們的籃球比賽，鍛鍊身心。

廣場的西面，有戲台一座。旁爲衆神殿，或名泰山殿。殿前迴廊，繞以曲欄，殊爲雅

綴！拾級而上，頗覺寬敞。五光十色的神祇，紛然雜陳。想那些各具立場和表情的菩薩，或是棲雲、興龍兩山諸廟神祇，派駐此間，參與每年盛會的代表吧？

棲雲山，拔翠、挺秀，超然不凡。其上，林木幽翳，蒼翠欲滴，曲磴盤旋，殿宇櫛比。身入其境，幾不知尚有塵世。如爬到那棲着白雲的峯巔，還可見到一個六角形的通天石柱。假如你再讀讀刻在那柱上的經文，縱使你腰纏十萬貫，心堅如鐵石，也不免有超然物表之想了！

在一個雲彩瑰麗、變幻莫測的日裏，我和任君震英等幾個人，沿着滿積落英的山徑走去，載歌載舞地，訪尋這幽深的景色。嚴煥詠棲雲山云：

異境傳龕谷，今來果不羣。

客疑靈隱寺，仙帶藐姑雲。

山雨當樓出，松風隔澗聞。

黃庭堪送老，烟霧會平分。

山麓，有朝元觀，這是我們借宿的地方。前有正殿三楹，內祀呂祖神像，紅靴黃袍，手持毛帚，幽默地笑坐在神龕中。我們倚殿前的木欄遠眺，興龍山的壯麗景色，悠悠北逝的流水，和過往的樵夫、牧童，無不盡收眼底。

殿右，有碑室六間，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！而於本山宮觀修築經過，記述尤多，足資他日編修山志的參考。

由朝元觀東北行，下臨陡壁，旁建洗心亭，內有悟元子手錄的「呂祖百字碑」，及其自撰的棲雲歌。亭後，有福緣樓，尙稱壯觀。然樓上、樓下，却均空無所有。

在朝元觀後面，有好幾間專爲遊人住宿的房子，今則已改爲蘭州勵志社與龍山分社，內中陳設，煥然一新。

從朝元觀後門走去，北行，有悟元子祠。內有悟元子塑像，面黃肌瘦，憔悴不堪，開係羽化時的真容。其側，有道徒馮陽貴塑像。祠內，滿懸匾額，均粗俗不足道。祠前，豎石碑一方，書法蒼勁，鑿工精絕，這平滑足觀的石碑，是悟元子惟一親自書勒的「悟元傳家寶」。在悟元子祠堂後面的兩座岡巒上，各建一所同樣大小的殿宇。左殿祀的是觀音像，右殿則是丘祖像。提起丘祖，大家或許覺得很生疏。我老實告訴你，那中外著稱的西遊記，就是他不朽的著作。

從觀音殿後上，有一座牌樓，顏曰：上天梯。再上，爲風月嶺。嶺上，怪石嵯峨，攀緣維艱。前年冬，任君來此，主持山中的建築工程，曾力加修闢，這一縷曲磴，已成康莊大道！我們有時在良宵銀夜裏，爬上嶺去，欣賞那幽明的景色，搖曳的樹影，閃爍的寒星，：

：當一陣清風，在我們身邊飄去時，俗慮塵懷，爽然頓釋！嚴娘詩云：

茲嶺好風月，迴出人間世，

道人御清風，明月生蘿桂。

由風月嶺上去，有元壇殿，或名黑虎殿，內有降怪、斬魔神像，面目黧黑，形狀猙獰。殿後，有一雲杉環境的小亭。前有聯一，題曰：

閑來乍覺精神爽，

久坐方知富貴輕。

我們幾個人，坐在亭中，默無一言地，欣賞這僻靜，而幽深的景色。北望平疇，麥浪翻騰，烟波縹緲，時而寒鴉掠空，影像歷歷，景色之幽，無與倫比。

左上，有屋平排。中有洞二：一爲二仙洞，一爲三聖洞。二仙洞內，有秦、李二仙塑像。兩仙，均爲宋慶元時人，結茅於本山朝陽洞。李仙，名元曾，後改名致亨，曾爲諫議大夫；秦仙，自稱秦時閩人，後改名致通。李仙出家時，似有不得已的苦衷，這與晉葛洪飛昇於江寧天印山的記述，誠不可同日而語。李仙來到此地的時候，曾賦有傷感詩。詩云：

富貴功名久不題，心灰意冷學癡迷，

邇來性懶無人事，好向雲山深處棲。

秦仙彷彿要比李仙瀟灑，他的詩云：

依天危閣貼重岡，細雨濛濛玉磴長，

曲澗碧流疏宿雨，夾山紅葉映夕陽。

由洞後盤旋而上，有靈官殿。再上，爲七真殿，內有十七尊神像，正中有七，是爲真人像；左右各五，則爲南五祖與北五祖。那些神像，莫不道貌岸然。再上有牌樓一座，顏曰：三台嶺。右行里許，爲王母宮。

從王母宮回三台嶺，南行，有朝陽洞，這是從前秦、李二仙修真的地方。繼前行數十步，又有牌樓一座，顏曰：寂靜巖。南下坡，危閣高掛，險峭之處，僅曲磴一縷，閣名白雲窩。內有神像，曲肱而枕，長約六十餘公分。好事之徒，曾爲製一條青蓮色的紙被，和一個紅綢枕頭。那條紙被，整齊地蓋着他的全身，而枕頭竟是抱着。這位老先生，大約是中年失偶，未曾續弦，竟抱枕而睡，長眠不起。我認爲他有傷風化，就幫他把枕頭塞到頭邊了。

在神像前，懸小聯一對。聯云：

疊翠堆嵐如華嶽，

眠雲枕石卽張超。

由白雲窩，盤旋而上，有壽星庵，壽星笑容可掬地，騎着一隻飛鶴。但不知他有什麼期